

屠格涅夫著

趙蔚青譯

不幸的少女

文化生活叢刊

XXXVII

820.1(2)
7743,

不 幸 的 少 女

IVAN TURGENEV

趙 蔚 青 譯

文 化 生 活 叢 刊

第 三 十 七 種

版一滄月四年五四九一
版三滄月二十年九四九一

刊叢活生化文

種七十三第

者行發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號八弄一路鹿距海上
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
者刷印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有 所 權 版
印 翻 許 不

女少的幸不

著夫涅格格

譯青蔚趙

元六價定

呈獻給我同齡的

冰岩姑的亡靈

我哀悼——

你生命的火焰

熄滅得太快了；

我惋惜——

你青春的花朵

凋謝得太早了！

——譯者

三十三年春，百日祭日。

蒲特·加弗里羅維奇開講道，就是，就是，那是些痛苦的日子呀……我情願不想那些日子……可是我已經答應你了；我只好把這整個的故事講給你。聽着吧。

我當時（一八三五年冬天）住在莫斯科我姨母——我故去母親的妹妹——的家裏，我已十八歲：我在莫斯科大學語文系（在往日是如此稱呼的）不過剛才從第二學期升到第三學期。我姨母是一個嫻雅恬靜的婦人——一個孀婦。她住在奧斯托場卡街的一座巨大的木板房裏，這是一所最溫暖舒適的宅舍，我想，除了莫斯科外別處找不到這樣的房子，她差不多不會見什麼人，從早到晚同兩個伙伴坐在待客室裏呷最講究的茶，打一陪心思（一），而且不斷地在吩咐應該把屋子燒蒸消毒一番。於是她的伙伴們就跑進大廳裏去：幾分鐘後，一個穿號衣的老僕人就端進來一個銅盤子，盛着一束放在熱磚上的薄荷，踉蹌地在窄條的地氈上蹣跚着，他邊把薄荷沾上醋淋灑着，白色的煙氣縈繞着他皺

（一）陪心思（Patience）：一種一人獨玩之紙牌戲。

摺的臉冒起來了，他皺蹙着眉，轉過一邊去，而餐室裏的金絲雀，被嗤嗤冒煙的薄荷煙得唧唧叫着極艱辛的調子。

我無父無母，而我的姨母嬌生慣養着我。她把整個樓下的房間完全讓我來支配。我的房間佈值得很精緻，其實並不像一個學生的房間：臥室裏掛有粉紅色的窗簾，一頂飾着藍色薔薇花縫的綿紗幔帳，高置在我的床上。我得承認，那些薔薇花縫，很使我厭煩，據我想，這種嬌豔的裝飾由我同學們的眼光看來，一定要貶低了我。果然不錯，他們給我起個綽號，叫做「閨房的小姐」。我從來無法來勉強自己抽煙。我很懶得讀書——爲什麼還講我的短處呢？——尤其是在學期開始的時候。我出門的時候很多。我的姨母贈給我一輛配得上將官的，套兩匹駿馬的，寬大的雪橇。我拜訪「貴族」的門第是很罕見的，但是對於戲院，我卻十分熟悉，而且我還在飯館裏大吃大喝過成堆的菓餡糕餅。雖是這樣，我沒有放任我自己來違背禮節，而且舉止都很得體，*En Jeune de bonne maison*（合乎一個出自好家庭的青年身份）。我究竟是不願意無緣無故使我慈祥的姨母來操心：此外，我的性情自然也是冷靜。

從幼年起，我一向就愛好象棋；我不懂一點下棋術，但是我下得並不算壞。有一天在咖啡館裏，我旁觀一盤拖得很久的象棋競賽，兩個棋手中，有一個是年約二十五歲的秀髮青年，我覺得他下得不錯。棋局結果是他贏了；我懇請和他來一盤。他同意了，……一小時的工夫，輕而易舉地就把我贏了，我連輸三次。

「你有下棋的天才，」他以謙恭的聲調斷言着，大概看出了有傷我的面子；「可是你不曉得開頭的走法。你該去研究一下棋譜——阿爾加希或者裴特洛夫的。」

「你以為是這樣嗎？可是我到哪兒能得到這麼一本書呢？」

「到我這兒來，我一定送給你一本。」

他告訴了他的名字，並且講給我他的住址。第二天我就去會見他了，而一星期以後我們幾乎是不可分離的了。

三

我的新相識名叫亞歷山大·達韋多維奇·傅士托夫。他同他的母親——一位頗富有的婦人，一個樞密顧問官的寡婦——住在一起，但是他另外獨占一個小寓舍，十分獨立地居住着，正如我在我姨母的家裏一樣。他在內務部裏任事。我真正地仰慕着他。我平生從未遇到一個這樣再「相投」不過的青年人。他周身的一切都俊俏而瀟灑：他那挺秀的身材，他的風度，聲調，尤其是他那小巧玲瓏的面龐：有着金藍色的眼睛，有着秀美的，宛如捏塑得嫵媚的小鼻子，紅唇上有着不變的微笑，很狹窄的，雪白的額角上覆着柔髮的輕微髮環。傅士托夫的性格是格外沉靜而著稱，是一種可親的，拘謹而和悅的性格：他從來不執拗，而且對各種事情總是滿意的；但是相反的，他從來沒有對於哪樣事情歡喜若狂過一次。凡是過火的舉動，甚至是好意的，也使他 không 痛快；「這是野蠻，野蠻，」他常微聳着肩膀，眯着金色的眼睛說道，奇妙的是傅士托夫的那對眼睛呀！雙睛

無變化地呈露着同情，善意，甚至於虔誠。在後來的時期我才注意到，他眼睛的表情唯一地是由於它們的背景，我注意到甚至當他吸飲羹湯、或者抽雪茄的時候，他眼睛的表情都是絕無變化的。他的端莊變成了我倆之間的笑柄。他的祖母本來是一個德國人。生性賦與種種的天才。他跳舞跳得頂好，是一個英武的騎士，並且是一個優秀的游泳家，他做木工，彫鐫和鏤刻，裝釘書冊，剪側影像，書水彩畫：繪摹花束，或者是畫穿藍色服裝的拿破崙側面像，用着感情彈奏琵琶。知道許多的把戲，用紙牌玩和不用紙牌都在行，並且很有一些機械學，物理學及化學的知識，但是樣樣都祇懂得一點。惟有語文，他不大能行：連法文他都說不很好。大致他很少說話，他參加我們學生的討論，頂多限於欣然同情的目光和微笑。無疑地傅士托夫是很討女性喜歡的，但是他並不因在青年們中佔有這樣的地位，而想往這方面開展，他十足配得上他的同學們給他起的綽號「拘謹的多·緩」(一)。我沒有被傅士托夫給眩耀了；他沒有什麼可眩耀的，但是我誇獎他

(一) Don Juan 西班牙的風流少年。

的親暱，雖然，實際這情誼只是表現在我去拜訪的時候，他從來不拒絕會見我。我心裏想：傅士托夫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。他的生涯很穩靜地這樣度着。他的母親、兄弟、姊妹、姑姑、叔叔全都愛慕他，他和他們大家處得也是格外地親近，並且享有爲他家庭的楷模之美名。

四

一天我很早就去造訪他，在他的書齋裏沒有找到他。他從鄰室裏招呼我；呼喘聲和澀水聲從那兒傳到我的耳邊來。每天早晨傅士托夫洗一個冷水的淋浴，一刻鐘後再做健身操，他對這種體操已經達到非常熟練的地步。他不贊成過份顧慮一個人體格的健康，但是他不能忽略必要的照拂。（「勿忽略己身，勿過自興奮，工作須適度，」這便是他的格言。）當我等在那裏面的房間的外門大開的時候，傅士托夫還沒有露面呢，從那兒走進來一個穿淺藍制服，約摸五十歲光景的人。他是一個身體粗壯的人，黑紅的臉，有着微白的眼睛，頭頂完全覆蓋着稠密的，灰色的髮髮。這個人突然停住，注視着我，大張着嘴，他發出爽朗的笑聲，往自己的腰部使勁地捶擊，他一壁這樣做，他的腿一壁向前高踢着。

「伊凡·戴米亞尼奇嗎？」我的朋友隔着門問。

「正是，等您的吩咐呢，」新進來的人回答。「您做什麼呢？打扮嗎？好的！好的！」

（伊凡·戴米亞尼奇這人的聲音，有着像他的笑同樣粗獷爽朗的調子）「我遠道趕來教您的小弟弟的功課：你曉得，他害了感冒，什麼都不幹，只是打噴嚏。他不能夠做事了。所以，我進來瞧瞧您，找點東西暖相一下。」

伊凡·戴米亞尼奇又笑起那同樣的，希奇古怪的哄然大笑了，又在自己腿上很響地擂了一下，並且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一條格紋紗的手帕，很大聲地醒着鼻涕，猙獰地滾動着他的眼珠子，鼻涕噴到手帕裏去了，而且用他全肺部的力氣呼嚕出來：「Tloo-o-o！」

傅士托夫進屋裏來了，和我們倆人都握了手，問我們：是否我們都認識。

「一點都不認識呀！」伊凡·戴米亞尼奇馬上大叫道，「十二年的老兵不敢擔當這個榮耀啊！」

傅士托夫先講出了我的名字，然後指着這位「十二年的老兵」，他申述道：「伊凡·戴米亞尼奇·賴慈奇，各式各樣課程的……教授。」

「確是如此，課程確是各式各樣的，」賴慈奇同意着。「就想想吧，有什麼我沒教過

，至於這件事，我現在要不教了！數學、地理、統計學和意大利式的簿記，哈哈！哈哈以及音樂！我親愛的先生，您不信嗎？」他忽然抓住了我——「問問亞歷山大·達韋第奇，我是不是頭等吹豎笛（一）的。假若我不是，我就該成一個可憐的波希米人——我該說是捷克人——了啊！是的，先生，我是一個捷克人，而且我的故鄉是古老的布拉哈（捷克首都）呀！此外，亞歷山大·達韋第奇，我們為什麼這樣久沒有見到您了呢！我們應該來一個小的 Duet（二）……哈哈！真的呀！」

「伊凡·戴米亞尼奇，我前天還到你的地方去了呢，」博士托夫答道。

「可是我長時間都在那地方，哈哈！」

當賴慈奇先生笑的時候，他的白眼珠，有着奇異不安的樣子，滴溜溜左右亂轉。

「小夥子，我看，你對我的舉止感覺奇怪，」他又對我說。「可是這是因為你不瞭解

（一）豎笛：爲有二風簫與三個第八音的樂器。

（二）Duet：二人合唱或合舞之歌曲。

我的性情的緣故。關於我，你就得請這兒我們的好朋友，亞歷山大·達韋第奇來告訴你。他會告訴你什麼呢？他會告訴你，老賴慈奇是一個樸實的，好心腸的人，假如不追根溯源，在心地上是一個地道的俄羅斯人，哈！哈！在他行洗禮的時候，起名叫約漢·德特里奇。可是總叫他伊凡·戴米亞尼奇！我心裏有什麼，就吐出到舌頭尖上來什麼；像他們所說的，我是開誠佈公的。至於各種禮節，我是不懂得的，而且也不想懂！受不了那一套啊！你哪天晚上到我那兒去闖個門，你可以親自去瞧瞧。我的好婦人——就是我的太太——也不扯她那些無聊的話；她會給你煎炸，烘焙……一些出色的東西吃！亞歷山大·達韋第奇，我講的不是真話嗎？」

傅士托夫只是微笑，我就保持着沉默。

「不要看低了這個老傢伙，可來闖門吧，」賴慈奇先生緊接着說。「可是現在……」（他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只厚殼銀錶，把它送到他的一隻鼓出的眼珠子上去）「我想，我最好得瞞了。我還有另外一個徒弟等着我呢……鬼曉得我教他什麼，……神話學，上帝作證，他雖有很遠的路途，那個小弟子住在紅門，沒有關係；我要徒步顯了。感謝你

弟弟停了課，我可以省下雇雪橇的十五個戈貝了！哈——哈——諸位，祝你們日安，我們再會吧！……呢？……我們得稍來個 Diet 吧」賴慈奇先生從過道裏大喊道，唏哩嘩啦地穿着套鞋，我們最後一次聽到他金屬的笑聲。

五

「真是一個怪人哪！」我轉過來對傅士托夫說，他已經着手在旋盤（一）上工做着。他能是一個外國人嗎？他俄國話說得這般流利。」

「他是一個外國人；不過他在俄國住了三十個年頭。許久以前，早在一八〇二年，那個公爵或者什麼人，從外國把他領來的……以祿的資格……我們可以猜想，多半是隨從吧。他當然把俄國話說得很流利。」

「有這種元氣，這樣強勁的談話和辭令，」我插言道。

「對，是的。只是太不大自然。這些俄國化的德國人；他們都像那個樣子。」

「可是；他是捷克人，他不是捷克人嗎？」

（一）旋盤是作細木工的器械，或名車床。